

繆鳳林與傅斯年

● 王成聖

繆鳳林評論史學界

繆鳳林，字贊虞，一八九八年生於浙江富陽縣，幼年苦學，博覽群書。一九一九年夏天，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中國文學歷史地理學部，與張其昀同班，當時校長為郭秉文。

一九二三年，南高師畢業，應聘到瀋陽東北大學，講授歷史，在東北大學任教五年，搜集日本史料，不遺餘力。一九二七年六月，東南大學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。一九二八年三月，東南大學復改名為國立江蘇大學，後來又改稱為國立中央大學。一九二八年，應中大之聘任史學教授，在南京居安里。一九三七年七月，抗戰爆發，隨中大遷往重慶，除在中大歷史學系任教外，曾四度赴大西北地區，講演與考察。其後中大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，聘他兼系主任。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之前，曾由南京攜部分藏書來台，

當時的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接見繆鳳林，曾懇切邀請他主持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繆鳳林快速返京準備行裝，再遷台定居，惟返抵南京後，中大聘他任文學院歷史學系主任，遂留京而放棄台灣之行。大陸變色後曾一度被送往東北「勞改」，一九五九年五月病逝，年六十二歲。

著有：「日本論叢」第一集，「中國歷史摘要」、「中國通史要略」等；史學論文重要者有：「評傅斯年：東北史綱卷首」、「評夏曾佑：中國古代史」、「評戴季陶：日本論」、「評王柏齡：新版東洋史」、「評王芸生：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」、「西北史略」等。

傅斯年宣揚新文學

傅斯年（一八九六—一九五〇），字孟真，山東聊城人。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三日生於聊城北門內祖宅。天賦異稟，有神童之目。六歲入私塾，傅氏十歲入東昌府立小學堂

，十一歲即讀畢十三經。一九〇八年冬，隨侯延瑛（雪舫）進士至天津。一九〇九年春，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。一九一三年夏，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。一九一六年秋，升入文史學本科中國國文門。其時，胡適在「新青年」發表「文學改良芻議」等文，提倡白話文學；傅氏曾著「文學革新申義」等文響應之。一九一八年夏，與同學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；編印「新潮」月刊，宣揚新文學，提倡新思潮。一九一九年夏畢業後，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。同年冬，赴英國，先到愛丁堡，入倫敦大學，研究實驗心理及生理，兼治數學。一九二三年夏，由英轉往德國，入柏林大學哲學學院研究。一九二六年冬，應國立中山大學聘請回國。一九二七年春，就任中山大學教授，兼國文、歷史兩學系主任，不久又兼中大文學院長。一九二七年夏，在中大創立語言歷史學研究所。一九二八年春，國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長聘傅斯年籌設歷史語言研究所。同年十一月九日，國民政

府公佈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，歷史語言研究所隨即成立，以專任研究員兼任所長。在擔任所長期間，先後兼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、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、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、國民參政會參政員、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、政治協商會議無黨派委員、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及國立臺灣大學校長等職；一九四八年春，當選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員；畢生心力，則大部盡瘁於史語所。在他主持史語所二十三年中，所徵聘及造就研究人才，先後在所研究歷史、語言、考古、人類諸學之學人近百人，刊行專書七十餘種，發表論文五百餘篇。為史語所充實經費及擴張研究設備，收購中外圖書四十多萬冊，語音實驗、古物發掘、人體測量及民族調查之儀器共一百餘種，均是傅斯年領導擘畫之功。一九四〇年秋，朱家驊繼蔡元培任中研院院長，傅斯年任總幹事；短時間內對於院務之發展與擴充，以及院士制度之建立，襄贊之力甚多。被譽為中國學術界能治學又能治事之特殊人物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，出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，力圖改進，校務蒸蒸日上，深受師生愛戴。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因腦溢血病逝於臺灣省參議會議場，年五十五歲。

傅氏著作刊行專書者有「東北史綱」第一卷及「性命古訓辨證」三卷，稿本有「古代中國與民族」及「古代文學史」等。

繆傅兩人打筆墨仗

三十年代的歷史學家繆鳳林是一位史學權威，從他就讀於南高（中央大學前身）時起就不斷的有著作問世，「著作等身」四字足可當之無愧，繆鳳林的主要著作如「中國通史要略」、「中國通史綱要」和「日本史論叢」，數十年來行銷廣遠，歷久不衰，尤其「中國通史要略」是史學界一致公認的權威之作，列為教育部部定大學用書，由國立編譯館出版，商務印書館發行，自重慶、南京以至台北，已不知印行過多少版了。由於各大學文學院一年級都有中國通史的課程，繆鳳林的「中國通史要略」又被確認為「簡明扼要，剪裁得當」的最佳教材，直接受益於繆鳳林的莘莘學子，為數相當的可觀。

但是繆鳳林的一鳴驚人，使史學界為之震撼，卻遠在民國二十一年，由於傅斯年著的「東北史綱」卷一出版，繆鳳林時任教中央大學，他讀過了傅斯年的大著，認為傅斯年對於史料的運用未能取精用宏，廣徵博探，尤其傅斯年的「東北在歷史上，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」一語實嫌失之武斷。繆鳳林又深知日本人有系統，廣泛深入的研究東北史地，早已傾注大量的人力物力，而且已經有不少著作產生。——日本在日俄戰後，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就在南滿鐵道公司附設「歷史調查室」，聘請日本史學家日島庫吉負責主持，頻年出版的有關東北史地論著

，已有「滿洲歷史地理」、「滿鮮歷史研究報告」、「滿洲發達史」等多部，中國的史學權威，如果要發表東北歷史的著述，最低限度也得超乎日本人之上，否則就不免予人口實，貽笑大方，何況，傅斯年僅僅根據中國正史中與東北有關的「東夷傳」，發而為文，連正史中涉及東北史事，那些「紀」、「傳」中的史料，都不及採證，實在是有所疏失。

因此，繆鳳林純粹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寫了一篇「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」，發表於「圖書評論」雜誌，率直的列舉傅著謬誤之處。——傅斯年的「東北史綱卷首」，係自「渤海岸及其聯屬內地上之文化黎明」，寫到「燕秦漢與東北」，以至「漢晉間東北大事」，全文連同附錄，一共一三七頁，其中正文祇不過四十餘頁而已。繆鳳林的「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」全文就有三萬多字，原著和書評的字數，已經相髣髴了，繆鳳林在他的文章裏，還說了一句老實話：「全書之缺謬，猶未盡其什一也。」這就難怪傅斯年看了大為不安，同時也在當時的學術界，引起了軒然大波，中外人士，莫不矚目，而形成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第一次重大的史學爭論。

中外人士為什麼會如此重視這一次的論爭？其原因有二。首先，傅斯年當年已是史學界的權威人物，領導階層，他雖然只有三十六歲，但卻在他三十三歲那年，就已經出

任中國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。傅斯年早年的輝煌履歷，和他在學術上的卓越成就，無疑是非常之令人欽敬羨慕的。山東聊城籍的傅斯年，二十一歲由北大預科升入本科國文門（中國文學系一年級），毛了水即說傅斯年他：「於中國文史各料，至少可以說是：『升堂矣』。」傅斯年的同學們，甚至尊稱他為：「孔子以後第一人」。他的同班同學伍倬儻追憶大學一年級生時期的傅斯年說：

「……以後我就常常走近他的身邊，想同他打招呼，他總是若理不理。一天，我是忍不住了，很唐突的同他談起天來。說不到幾句，他回過頭去，背起書來了。我也只好很高興的走開。這種不可一世的神情，有點吃不甘，再加上他不大上課，所以碰頭談天的機會也很少。」

引經據典據理力爭

民國八年傅斯年考取山東公費留英，在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及生理，兼攻數學，十二年到德國，入柏林大學聽講相對論、比較語言學，民國十五年冬回國，方抵國門便膺聘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，兼國文、史學兩系系主任。十六年轉任廣州大學文學院長仍然兼主國文、史學兩系。十七年便當上了中央研究院新成立後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，開始河南安陽殷墟發掘。十九年到北平，兼任北大教授、歷史系主任，尤其是北

大的要人，大功臣，北大校長蔣夢麟曾說：「九一八事變後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，我的『參謀』就是適之（胡適）和孟真（傅斯年）兩位，事無大小，都就商於兩位。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。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，他們兩位之功勞，實在是太大了。」

由此可知，民國二十年的傅斯年，早就 是學術界的重鎮，史學界的權威人物。繆鳳林對於他的著作，駁得體無完膚，還要說什麼「全文之缺繆，猶未盡其什一也」，當然會使士林為之震驚，舉國一致矚目了。何況，時值九一八事變日軍擄奪中國東北一百三十八萬方公里國土，宰制三千五百萬中國同胞之際，這一場論戰，因而也就格外的顯得複雜而微妙，當全國上下反日運動如怒潮澎湃，洶湧激盪，有關東北歷史的論戰當然格外受人重視。以當時的形勢而論，傅、繆雙方，繆鳳林是「氣壯而理直」，傅斯年則是「理不直而氣壯」！

揆諸事實，傅斯年寫那篇「東北史綱卷首」強調「東北在歷史上，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」，的確是「有所為」而發的。九一八事變爆發後，北大教授在北平圖書館召開會議，傅斯年慷慨激昂，大聲疾呼：「書生何以報國？」

從此，「書生報國」，共赴國難，又沛然興起一個新的愛國運動。當時，北大教授們討論的結果是創辦「獨立評論」週刊，鼓

吹抗日，抵禦外侮。同時又議決編一部中國通史，陶希聖曾說：

「從此北大史學系即以這一事業引為己任『書生何以報國』這一句話，始終留在國人的心裏，激勵著大家來工作。」

於是，傅斯年所著的「東北史綱卷首」也就在二十年十月寫成付印出版了。據傅氏令侄，台大教授傅樂成編著的「傅孟真先生年譜」中說：

「此書大旨，在根據歷史，證明東北屬於我國，以駁斥日人『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』之謬論。」

因此，當傅氏著作出版後，即由李濟節譯為英文，並且將譯本送請國際聯盟調查團參考，據說，相當受到國聯代表團的重視。然而，繆鳳林純粹站在研究學術的立場，他細讀傅氏原著全文，卻發現了傅斯年的許多重大錯誤，而且更尋出何以會發生這許多錯誤的原因，首先是傅氏：「好生曲解，喜發議論，遂無往而不表現其缺繆。」其次則在於他所採用的史料不夠充分，關於這一點他曾明確的舉出下列的例證：

一、傅斯年只根據漢書中的東夷傳，其他「紀」「傳」中有關東北歷史的史料，大都付之闕如。

二、民國初年日本在朝鮮境內所發現的漢孝文廟銅鐘，暨粘蟬縣神祠碑，都是研究漢代東北史的重要史料，而傅氏則並此不知，疏漏殊甚。

三、兩漢書以外涉及東北的金石資料，和兩漢書、魏志以內有關東北史的記載，傅斯年一概不加參考。

四、從漢武帝平朝鮮爲郡縣，漢代的聲教，就由朝鮮越海而傳到日本，日本諸部從此開始歲時來獻，因爲日本人最初大抵僅能到達東北邊郡，所以班固、班昭兄妹所撰的漢書中無法詳述日本國的風俗。南北朝時期漢族避地遼東，道經三韓東渡，到了日本的頗不在少。他們自中國輸入中國的文學、佛教，以及蠶絲、染織、醫藥諸術。凡此在日本史籍中都有很詳盡的記載，可證從漢代直到南北朝，中國的文化文明都是由東北、朝鮮輸往日本的。凡此，在日本史籍中早有記載，而傅斯年卻過於武斷的說：「東北在歷史上，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。」

愛國雪恥精進自強

筆者就讀於中央大學，曾經有幸忝列繆鳳林教授的門牆，屢屢聽到他情見乎詞的告誡我們：

「愛國雪恥之思，精進自強之念，莫不以歷史爲原動力。所以我們如欲提倡民族思想和愛國精神，就必須先行昌明史學！」

繆鳳林先生在說這一段至理名言的時候，慷慨激昂，血脈憤張，愛國家愛民族的熱情溢於言表，使我們深切感動。無可懷疑他是本著斯志孜孜矻矻於史學研究的。所以，他糾正傅斯年「東北史綱卷首」，除了追求

真理，鏗而不舍的學術研究精神，不外乎和傅斯年抱著同樣的「書生報國」心情，祇不過使愛戴傅斯年過切的若干人士對繆鳳林有所誤解不滿，如傅斯年的高足陳槃即曾爲文明言：

「東北事變，大局震盪，孟真師憂心如焚，百忙中而有『東北史綱』之作。這部用民族學、語言學的眼光，和舊籍的史地智識，來證明東北原本是我們中國的郡縣。我們的文化種族，和這一塊地方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。這種史學方法和史識，是最現代的、科學的。但出版以後，頗受人批評。其實這書的間架輪廓，非高手不能辦。批評的人從細微末節著眼，當然不無話可說。但是能批評的人，卻不一定就能搭起這樣的間架，描畫出這樣的輪廓。『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。』鑿荒開山的工作是創造的，艱難的，後人跟著來做補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。孟真師寫文章，有時只憑記憶，當然疏忽的地方也是不能免的。但吹毛求疵，以瑕掩瑜，這種態度是不公平的。」

吾愛吾師，吾尤愛真理，傅斯年先生曾有不少名言：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東西」。他且曾大聲疾呼：「一分材料出一分貨，十分材料出十分貨，沒有材料就不出貨！」寫歷史不是寫時文雜俎，不能祇憑靈感，光靠記憶。而且也不可光搭間架，僅畫輪廓。歷史是人事的紀錄，人事的演進，必須尋求事實的端緒，覆按過去的陳跡，左

傳：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隨而揆諸其形容，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。」這是千古顛撲不破的至理，而且也是盡人皆知，無待解釋的。歷史撰述尤須實事求是，不可先懷成見，由而必以事實爲依歸。誰也沒法先搭起間架再來填補內容，畫好輪廓而後再加眉目。襲用傅斯年自己的話，也說過：「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，則事實自然顯明了。」勞幹先生也曾寫文章說：

「孟真先生在這篇論文（按指傅斯年著：「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」）。首先揭明了我們做歷史的人所做的工作，並不是一個如何『經天緯地』的工作。而且這個工作之中，也絕對不容許任何的主觀偏見存在。歷史學換句話說就是史料處置學，他是經驗科學的一支，和生物學、地質學屬於經驗科學完全一樣。我們在中國做歷史研究的人們有時是要整理國故的，但其中卻並不是有好惡的偏見，而是爲的材料的方便。」

以上所引傅斯年等議論，都是當年震撼一時，風動四方，奠定中國現代歷史基礎的重要文獻中的精華，以之揆諸繆鳳林先生當年對傅先生大作的論評，繆先生的立論完全正確。這一場民國開國以來最引人注意的史學論戰，純粹是因爲當時內在在外的環境關係，必須等到今日二次大戰早成過去，日本已經飽嘗戰敗的教訓，中日外交展開新的紀元，所謂風波平息，塵埃落定之時，方始可以提出來作平心靜氣，出之於理智的討論。

因此，我個人很同意，並且也很欽佩傅斯年令侄傅樂成先生，在他編著的「傅孟真先生年譜」一書中對於此次論戰的敘述，傅樂成先生說：

「(二十一年)十月，先生所著之『東北史綱』(卷)出版。此書大旨，在根據歷史，證明東北屬於我(中)國，以駁斥日人『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』之謬論，由李濟節譯為英文，並將譯本送交國聯調查團以為參考，甚受重視。惟因倉卒成書，其中無小疵，其後先生頗思重加修訂，終未如願。」

一 樁公案餘波盪漾

據說，當年這一段公案的了結，是傅斯年在看到書評以後頗為不安，他託羅家倫轉告繆鳳林，很婉轉的說：

「大家是同行，客氣一點吧，關於評論東北史綱的文章，請不必再寫了。」

繆鳳林慨然應允，因此，繆先生就從未再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評論東北史綱的文章，同時，傅斯年的「東北史綱」也就不再繼續往下寫。一宗公案，起之於學術研究，而以同行情誼作終結。不過，以我們後生晚輩看來，傅斯年有關東北歷史的著述，以及繆鳳林的論評之未能繼續問世，終究是史學界的一項重大損失。

予生也晚，但是由於繆鳳林和傅斯年兩先生的一樁公案，餘波盪漾，成為談資，因

此我也是從此一公案始知繆鳳林先生的大名，而且對他起了由衷的敬意的。繆鳳林先生後來擔任第一任的中央大學史地系主任，他提出「聘請第一流教授，購置最完備的參考書」的口號，在他精心擘畫，全力以赴之下，中大史地系名師畢集，讀書研究的風氣特別濃厚，因此人才輩出，聲譽鵲起。沈剛伯、顧頡剛、郭廷以、余黻輔、張貴永、胡煥庸、韓儒林、黃廈千諸先生都曾在中大作育英才，歷有年所。此外如沙學浚、賀昌群、周培智、張聖奘、李海晨諸先生尤其自中大史地系開辦以後，即由繆鳳林先生延攬禮聘來校，他們構成了中大史地系教授的鑽石陣容。

繆鳳林先生主持中大史地系歷時四年有餘，到筆者考入中大時，還會有幸上他所授中國通史的課，面聆教益。由於日夕親炙，使我發現繆鳳林先生的為人，和他的學問淵博，識見卓越，同樣的令我敬佩。繆鳳林先生是一位強烈的愛國者，他一提起漢武帝討伐匈奴的豐功偉業，便眉飛色舞，興奮莫名，因為那是中國歷史上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第一次空前輝煌的勝利。繆鳳林師盛讚衛青、霍去病的光榮戰績，漢武帝元狩二年(公元前一二一年)霍去病深入匈奴右地二千餘里，大漢鐵騎踏破焉支山和祁連山，斬首數萬級，使楚漢之爭當年乘機坐大的匈奴一蹶不振，漸趨衰微。鳳林師崇拜霍去病，他曾三度前往陝西興平茂陵之側憑吊霍去病的石塚

，而且悠然神往，情不自禁要引吭高歌杜工部的名句：

「借問大將誰，疑是霍驃姚！」

——霍去病是大將軍衛青的外甥，漢武帝時任剽姚校尉，前後六擊匈奴，斬折蘭、胡盧諸王，遠涉沙漠，直抵焉支、祁連而還，拜驃騎將軍，封冠軍侯。漢武帝要授他孫吳兵法，霍去病說：

「顧方略何如耳，不必學古兵法。」

發聾振饋醍醐灌頂

這種吐屬真是勢壯如山，氣吞河嶽。還有傳誦至今的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為！」也是霍去病所作的壯語。凡此都是繆鳳林所津津樂道，一再用以激勵我們這些莘莘學子，深願我們：「有為者，當若是」的。

繆鳳林先生抱定學術救國的壯志，他是發聾振饋，醍醐灌頂之勢，冀能藉由昌明史學，而發揚我們的民族思想，愛國精神，進而而有雪恥之思，自強之念。從民國二十七年以後，每年暑假期間，他都應胡宗南將軍之邀，赴西北一遊，在胡宗南將軍所主持的軍官團講學。繆先生曾藉此機會橫秦嶺、度隴坂、登太華、涉泉蘭，遊宗周秦漢隋唐之故墟，訪靈台阿房上林西苑曲江之遺址，他深切感到我中華民族之蘊藉，是如此的闔頑，所宅居之山河，是何等樣的壯美，所經歷的歲月，是這麼樣的悠久，由而他曾發過感慨：

「余忝居教席，當此神聖抗戰之會，既不獲執干戈以臨前線，苟對我先民盛德宏業，猶弗克論載，罪莫大焉。」

於是繆鳳林先生自一九三九年起，又在任教期中抽出餘暇，埋頭著述。在那一段時期，他曾經寫成了「民族實訓」、「中國民族文化」、「西北史略」、「漢武經略河西考」暨「國史上之戰鬥觀」等好幾本書，輯印出版，激勵全國士氣民心，當然這只是他書生志切報國，所作所為的一小部分。不過，由此可知，他那旺盛的愛國心，又是何等的熱烈。

傳誦遐邇，歷久不衰的繆鳳林巨著：「中國通史要略」，便是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中開始著手撰寫的，一方面是為了適應教育部所頒大學課程的迫切需要，另一方面，繆鳳林師自己也曾說過：

「就我國族所以開拓廣土，搏結庶眾，及歷久長存之本原，與其政治、文化、社會各種變遷之犖犖大者，略述其根柢與趨向，以饗學子，亦書生報國之一端也。」

民國二十九年、三十年間，倭機肆虐，重慶大轟炸期間，每年霧季一過，幾乎天天都發警報，當空襲警報響起，挨過慘炸的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全體師生，無不抱起有限的財物，排隊進防空洞「入土為安」，成千上百的師生之中，就唯有繆師鳳林，他總是棄任何財物於不顧，抱著一大堆文稿進防空洞「逃警報」，事後我們方知，他天天抱進

抱出防空洞的，正是當今史學瑰寶，那部「中國通史要略」的原稿。

繆鳳林先生在大陸變色前夕，曾經一度遷來台灣，但卻因為他捨不得留在南京歷年

所存的許多珍本書籍，為了搬書他又回南京一趟，殊不料大陸局勢迅速逆轉，他就此論

於竹幕。悵望雲天，緬想當年，實令人不勝其惘然。

三國人物新論

定價二〇〇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彩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歡迎購閱，定價台幣二〇〇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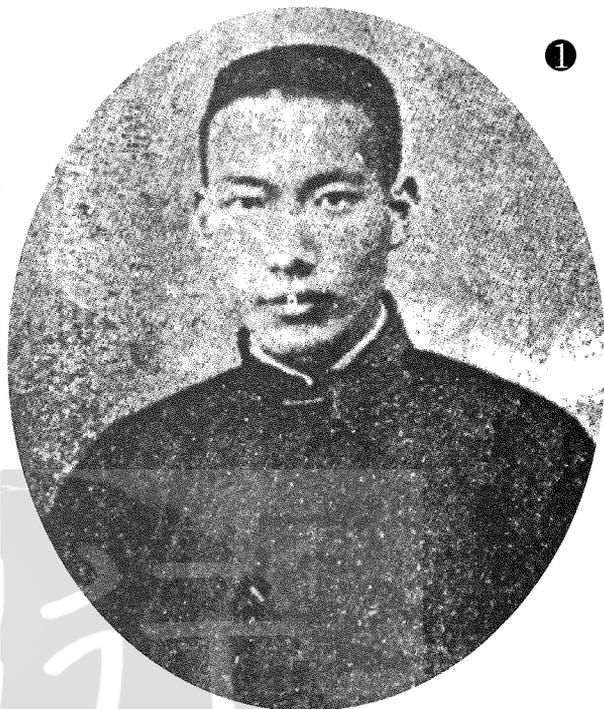
中外文庫
之二十八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 著
定價一二〇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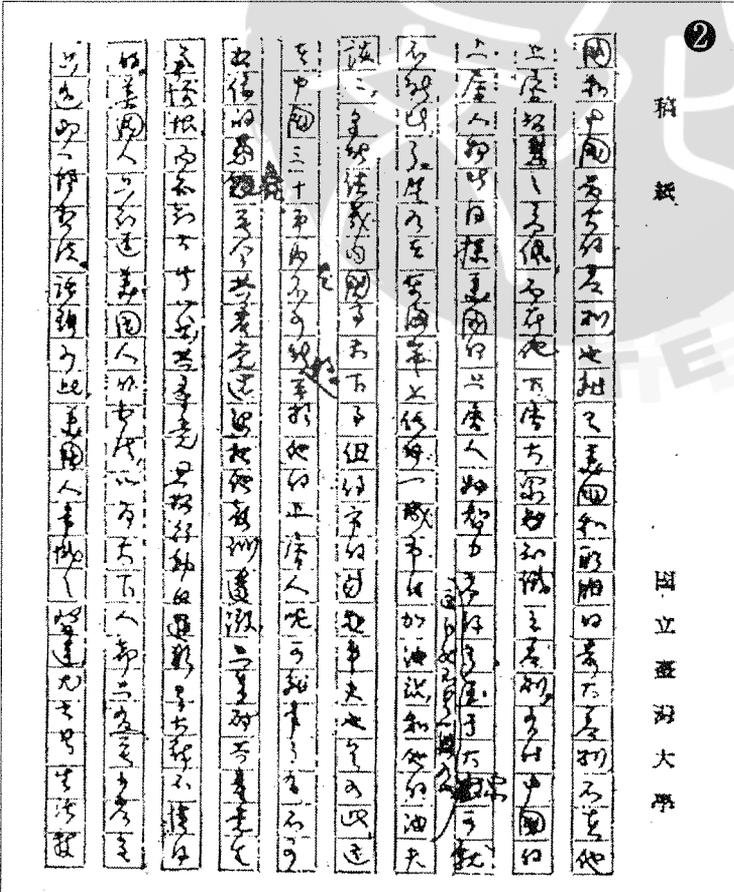


王成聖「繆鳳林與傅斯年」插圖（文見一〇五頁）

- ① 一九三二年任教中央大學時的繆鳳林。
- ② 任中大史學系主任時的繆鳳林。
- ③ 傅斯年在台大校長室處理公文時的神情。



①前右三起：傅斯年、黃純青、胡適、梁寒操、浦薛鳳合影，前右二為游彌堅。
②傅斯年的手稿墨跡。



稿 紙

國立臺灣大學